

世 界 文 藝 叢 書

出路

余 慕 陶 著



世 界 文 藝 叢 書 發 行 社

出路

短篇小說集

余慕陶著

1929, 8, 10, 付 排

1929, 9, 1, 出 版

1——1000 冊

版 權 所 有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二分

總 發 行 所

福 建

廈門中山路

世界文藝書社股份有限公司

大北電報掛號一九五五

電 話 三 九 三

目次

生屍	一—四二
出路	四三—七七
死囚	七八—一〇八

生 屍

C自從和T姑娘發生性的關係後，始則覺得神妙，繼則覺得多事，現在便覺得討厭了。他的腦子天天在那裏亂想，想的便是他與T昨晚上的討厭事體；他的心靈天天在那裏亂跳，跳的也是他與T昨晚上的討厭事體。

「我的身體瘦削到這樣，眼睛失了神，背部時常作痛，我時常叫她不要……她偏不依，她不能了解我，她大概想這樣就來斷送我的生命吧！我的殘軀不會死於沙基慘案，不會死於第一次東征，果真是死在這兒女床前，那是怎

麼可憐呢！從今晚起決意與她訂條件了。她如果硬要那樣，那我唯有即刻與她破裂……」

女人的手腕畢竟是高超，女人的誘惑畢竟是難以閃避，C在昨天晚上見見了她的那一雙蠶卵似的腳兒和那兩條皙白的腿臂後，心裏頭便又不能自主了，加以以惜會用油滑的手兒來亂摸人的她，摸到他的下部時，他的下部便又兀突地兀突地熱起來了。結果他在剛剛敲過十句鐘後，又重復屈服了她而幹起來了。



肉的過度的確能使身體發生天大的毛病。C近來身體

實在是比不起往昔：他常常總愛生氣，常常在晚上睡覺時流盜汗，每每口乾，并有乾咳。

「這大概是患肺結核的先兆吧！那『延年益壽』裏頭說的何以竟和我所患的這樣相像呢？我怕終竟患上了肺病吧！」

C在感覺得自己的健康不如舊日時總愛這樣半信半疑地判斷他自己的身軀！表面上他雖然向他的朋友極力掩飾，但是他最近的事實已經證明出來了，他每在咳過之後，痰吐間總帶些血絲！

※

※

※

※

一向否認愛情的魔力的他，現在却堅決地肯定宇宙間的確是有愛的魔力存在了。據他自己對人說他因為T便消磨了往昔的革命勇氣，更因為T便反對起他已往的人生。

說起來，T也不見得漂亮。她那副長方形的面孔，面孔上的一根扁平的長鼻，鼻孔上面的一對圓眼，處處都無甚可取。至於她已逝的青春年齡，更是令人厭棄！然而他倆竟會愛到如膠如漆的理由，據旁人觀察的是：在C則大部份是建築於經濟方面，在T怕就有下列幾種意思：

A 解決性的苦悶

B 對他——先戀的他復仇。

Q 向她姊妹示威。

不錯！不錯！T的確是有這三種要求的。她在○○馬路的一所洋房子裏面住時，常常發出『呀啲』呀啲』的呼聲的；她那兩隻圓眼是常常在渴望着什麼似的；她那空虛的心靈也常常在渴着外來的勢力的緊壓似的；她有時困在牀上可以通宵不睡；有時在早上十點鐘還可以不起牀：她總喜歡和男性說話，也喜歡找男性逛街；有些時候她好像很大膽的樣子跟人亂談亂說；但是有些時候她便又好像羞怯的樣子，聽見了人家稍為談到性的方面時，她便週身很不自然似的，羞羞怯怯地回到她自己房裏去伴作睡覺。

在她自己睡覺的房子裏，面着房門便安置着一張牀鋪，鋪的右面置好了幾個皮箱：鋪的左面則端放了一張鏡架；在鏡架上則釘住了幾張男的相片，當中有張六寸大的相片，她總愛拉來呆看，她總愛拉來狂吻，那大概怕就是她先前的情人了吧！聽說：她曾和那位男先生戀愛過四年，在他們熱烈的戀愛中，他們倆曾經幾度做過紅拂和李靖。終於因為她不太美緻的原故吧！那位男先生又在四年後愛過另外一位姑娘去了。

她爲着這件事情悲哀過好久，但是倏忽的時間終於提醒了她那種癡的春夢！於是她便考進到M埠的一所帝國主義者

辦來蒙蔽華人子弟的學校裏當校員去了！因為月中的薪金不太差，她便交結上好多男女朋友，她很常請朋友們看影戲，她也很常請朋友們吃大菜，然而當她在向某方面進行秘密的事體時，偉大的時間總會給她一種極大的失望！總因為失望的傷痕太多，她對於某種事體會經萌過幾次的絕念！

獨身主義到底是得不到對象的一種憤語！她因為敵不住孤單的襲擊，終於又翻起已經和睡蓮般的他的頭兒，向自己站立在的週遭亂望！在那樣的週遭中，雖依樣有單調的苦悶，有不可對人言的罪惡……，然而那粉紅色的一切却比清靜的生活好得百倍！

自從一九二八年的春風跟了嶺南的花信吹進了她的住所裏後，T的心中更加恍惚起來了，她羨慕男性更加熱烈了。她要求男性更加急迫了，每在吃了早飯到那間學校去上課時，在那條路上，聽見了雀兒在振顫出來的歌聲，看見了花兒放出來的舊蕾，她好像經不起這司春之神的誘惑而馬上就要酥軟下去一樣！

她近來的心情更加是虛浮了，一點很小的事情，都能使她的心尖搏動，至於那幾天晚上的淒風苦雨，最近這兩天來隔鄰的貓叫聲和狗吠聲更令到她通宵不能入夢了。在這樣失眠當中，她的腦子總是繫念到最近才認識不到一週

拜的C。

『我當然不能爲他殉情！C的面孔確比他漂亮，你看那一頭的濃髮，那一對雄偉的眼眉，那一根隆然的鼻頭，啊！那……那很發達的一身的筋肉！假如我能愛上了他，那我一生的願望總算是滿足了！假如我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填補我還心胸中的空曠，那我總算不得枉生了這麼久了！假如我……………」』

她想到這兒忽而中止下去，自己的面頰緊在那裏發燒，自己的口兒緊在那兒作渴；她又想翻起身來向廚房裏去找點冷水來冰下去，但是又怕起了牀給那位四十多歲的愛

管開事的老媽子看見，她的心在那種情形之下鬥爭了好久，但結果却起了身跑到廚房裏去了！

※

※

※

※

經過了十二月十七日的事變之後，L得了一位M埠的女同學W姑娘之引導，便攜了一位結婚才一年的妻子，棄了×來蟄居在這幽靜的M埠了。朋友到底是朋友，L君在那裏住不上一個禮拜，便寫好了幾封信，叫舊時他所引爲最好的朋友們前來一齊相住，C便是那新來的幾位朋友當中的一個。

C原來是××陸軍學校畢業的武學生。畢業後曾獻身

於革命事業，從革命政府統一K省起至北伐止，他微不參加戎役；殊自M黨內部發生糾紛後，他因為某種嫌疑，便被逼到章王部下工作了。章王事變之後，他更被浮囂的社會，險惡的人寰，排擠到連吃飯都成問題了。

資本主義社會下的金錢的確和萬權萬能的耶和革上帝無異！C在過去戮力革命時，對於金錢是不顧惜的；只要有錢，任何一個朋友，他都可以招呼的；他在過去二年的工作中，月中雖也曾有過二三百元的收入，然而一向都揮金如土的C，到了目前的狀況，失業後給金錢一層一層苦逼的目前狀況，有時也曾抱恨過他自己的已往，有時也

曾幻想過將來的計劃，然而抱恨終竟是抱恨。幻想終竟是幻想，他目前每月一定要二十多元的房租伙食總和蠶繭一樣時常緊緊地纏縛着他。

C 逼於目前破產的經濟狀況，心裏便起了一個這麼樣的念頭：

「做工嗎？沒有工做；教書嗎？沒有學校來請我；我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我能津貼我的女人去。若是能真的如願時，那我就情願一生做她的侍僕！」

C 因為要實現這個念頭，便不能不和女人接觸；在接觸的過程中，T 便由 W 姑娘介紹相識了。

起初，C 眼中的 T 確實是不合格的，他還對人說過：「樣子她是可以津貼吧！但是，她那副銅青色的面孔，已經證明她的年齡不小了；她那張炭晶色的闊嘴也足以證明她是沒有半點美緻的女性！我雖然是爲着日中兩頓飯吃，但是，像這樣醜劣的女人不但不能惹人憐愛，反爲令人討厭難堪了！」

一方面是 C 的意志薄弱，他方面又是 T 的進攻方法神妙！T 在見過了 C 之後，天天總愛找些事體向 L 接洽，一方面向 L 表示好感，他方面希望 L 會出些旁敲的力量來完成她的願望。她和他們的談話，總是從現實的黑暗着手，